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

辽宁解放 ● 抗美援朝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

辽宁解放·抗美援朝

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挺进东北	吕正操 (1)
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回忆	李运昌 (25)
先机挺进东北的冀热辽部队	曾克林 (38)
第一次接收沈阳的回顾	赵濯华 刘云鹤 张化东 (59)
冬季攻势中的七纵队	贺晋年 (67)
锦州攻坚战	王 铁 (81)
塔山阻击战	吴克华 (89)
鏖战锦西	周仁杰 (95)
浴血彰武 激战黑山	万 毅 (110)
兵贵神速	刘 震 (136)
势如破竹取沈阳	张竭诚 (142)
一腔救国血 迎接辽沈春	宋 黎 (152)
回顾沈阳五十三师起义	许庚扬 (168)
关于和平解放沈阳的回忆	胡圣一 (178)
坚持辽吉 支援决战	郭 峰 赵 石 (184)
解放辽宁的铁道保障	郭维城 (200)
跟随陈云、伍修权等首长接收沈阳	韩明顺 (208)
我与沈阳商会	卢广绩 (214)
隐蔽的后方——大连	刘 影 (220)
潘朔端起义前后	郑祖志 (227)
王家善起义与营口解放	崔化桥 (232)
蒙民大队	苏立贤 (239)
凌源回民大队	张 彦 (246)

侦察英雄边勇珠	蔡国华 朱俊	(249)
从参加革命到救兵台战斗	于全	(256)
随军远征 无尚光荣	管文华	(262)
重庆软禁琐记	高崇民	(265)
蒋军在葫芦岛作战侧记	惠德安	(278)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来沈情况琐记	李中奇	(301)
辽沈战役中一个国民党士兵的日记	佚名	(309)
辽宁解放综述	张德良	(316)
重庆舰在吴淞口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集体	(347)
吴淞口风暴	武定国	(368)
迎接重庆号起义官兵	张英震	(413)
重庆舰起义始末	孙国桢 武定国 赵振亚 秦咸周	(443)
回忆重庆号起义	刘懋忠	(459)
难忘的护舰战斗	孙国桢	(470)
我缘何参加重庆舰起义	王斐	(476)
重庆号琐忆	李相普	(483)
从重庆舰开始的回忆	李乾武	(497)
从接舰到起草致敬电的经历	吴修垣	(507)
从协助接舰到参加起义	梁子冠	(519)
一个侨胞的心愿	王企圣	(521)
灵甫舰起义前后	高光	(523)
灵甫号起义回忆录	黄杰	(547)
长中国人志气的一幕	虞世珍	(567)
抗美援朝朝在辽宁	张德良	(570)
江桥上的空战	陈实	(592)
抢修江桥的四天四夜	仇心从	(600)
辽阳机场与空四师	廖学文	(606)

浪头机场修建纪实	隋石秀	(612)
轰不垮炸不断的运输线	刘宝山	(618)
钢铁后勤	栾翰书	(623)
抗美援朝中的庆阳化工厂	王庆汉	(632)
功勋卓著的八一工厂	武爱山	(637)
无私的奉献	唐树富 黄本仁	(641)
活捉美军飞贼记	宋占方 张瑞发	(649)
累累血债 滔天罪恶	孙世富	(652)
宽甸县人民的反细菌战运动	张瑞发	(656)
抗美援朝时期的安东青年团	刘仲文	(662)
抗美援朝时期的安东工商业	王云峰	(670)
抗美援朝时期的卫生勤务工作	宿峻昌	(680)
两支模范担架队	晓 华	(689)
在战火中抢救伤员	宁儒贤	(696)
爱国老人宋传义	陶 林	(703)
朱总视察记	纪 敏 徐桂英	(708)
为彭总警卫的四天	沈玉祥	(712)
亲如骨肉	李恩济	(718)
赴朝慰问见闻	韩善文	(726)
喜迎志愿军归国	程源泉	(733)

挺进东北

○ 吕正操

绥远前线

抗日战争的胜利，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蒋家王朝为了维护独裁统治，从峨眉山上下来，采取各种阴谋手段，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重工业占当时全国的90%。另外，这里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毗邻，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并与山东半岛解放区隔海相望。蒋介石深知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因而拼命与我党争夺。他利用美国的海空援助，派接收大员，占领大城市，对汉奸、伪军、土匪加以委任，作为他的先遣部队。同时抢运重兵，并利用和苏联的条约关系作掩护，与我争夺大城市。而我党在北满有抗日联军长期活动的影响和基础，南满与冀热辽根据地接壤，我八路军主力已抢先进入南满，我党我军已经构成先入为主的形势。

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我党力争控制东北的时机随之

到来。8月11日，朱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收日满敌伪军投降，命令我率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思所部，由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当时开往东北的有李运昌部5000余人，配合苏军作战。

8月14日晨，我和孙志远由延安出发时即电令第一分区马仁兴带二十七团赶往绥远，协同五分区姚喆部队攻占归绥城，三十二团和二分区的三十六团立即集中待命。

朱德总司令的反攻命令发布后，晋绥解放区军民和各解放区一样，立即开始了对日寇的大反攻。

晋绥解放区的反攻于8月11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开始行动，向同蒲、平绥线奋勇前进，猛扑敌人占领的战略要地，打击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南线反攻进军以太原为中心，在同蒲路西侧展开，我军在太原市周围拔掉许多敌人长期盘踞的据点，并曾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太原县城。北线我军指挥部根据晋绥军区向平绥路进攻并迅速占领归绥的命令，立即命令绥蒙区我军自铁路以北向归绥挺进。这时晋绥解放区前线的我军主力全面出动，正在陕甘宁边区执行着保卫边防与河防任务的部队，也都立即奉命依次向晋西北进发，星夜赶往前线，参加反攻作战。

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军区部队坚决执行了朱总司令的命令，发动了席卷全线的进军，迫令敌伪放下武器投降。我军在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反攻作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到兴县后，即和孙志远、许光达带三十二团和三十六团赶往绥远增援。到达绥远的清水河县，首先解决了马占山的土匪部队。前进到凉城和马仁兴会合，得知二十七团已于18日攻入归绥城内，伪军已准备缴枪，傅作义的先头部队一个军到了归绥，另一个军已到了归绥以西，在萨拉齐和我警戒部队接触，打了一天，此时归绥城内伪军又反悔并拒绝缴枪，致使我军前后受敌，随即撤出归绥，占领和林、凉城县城。主力会合后，在凉城消灭傅作义暂编一〇一师1个团，又先后攻占晋北左云、右玉等城。

从8月11日至21日，我军经过10天反攻作战，已经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铁路两侧。敌人在我各路反攻部队的威逼之下，不得不放弃小据点向大据点集中，而日军更向大、中城市收拢。北线日军向大同一带集中，南线日军则向太原、汾阳、平遥等地集中，以逃避被我各个歼灭的命运。在此期间，我军攻克城市22座，进行了669次战斗，毙伤敌伪军7253名，俘虏9220名。缴获马2803匹，步马枪6790支，短枪183支，轻重机枪363挺，冲锋枪327支，各种炮23门，各种枪弹657537发。

前线进展极快，在我全部占领丰镇至归绥间平绥线和忻（县）静（乐）公路沿线地区后，晋绥边区形势便已大为改观，绥远黄河以东地区大部分敌伪据点被我扫除。在晋西北，北起左云、右玉，南迄离石、中阳、石楼，南北约千里、东西500里之广大山岳地区，以及绥蒙大部分地区，彻底肃清了敌据点。纵横交通，畅行无阻。部队乘胜深入晋中、晋北平川，全部迫抵同蒲线，对拒降敌伪展开坚决的打击。

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部队统由贺龙、李井泉指挥，同时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抽调一部分部队和一批干



部，由我和林枫率领向东北挺进，“打回老家去”。由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代书记，张稼夫为副书记。

在攻占左云、右玉等城后，接军区转中央电告，要我带队到商都去和苏联红军联系，接取苏军缴获的伪蒙军武器。10月中旬我带队到达商都，和苏军会合，接收了武器。

在商都接到中央来电，令我先带1个团赶往东北沈阳。遂于10月中旬，带三十二团和马仁兴开往东北。先到张家口，和聂荣臻同志见面，汇报了在绥远作战以及傅作义部队的情况。

在张家口休息两天，继续向东北前进。

在 沈 阳

我离开张家口后，经康庄、延庆、怀柔、古北口、热河、凌源、锦州，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经市长朱其文给找一所伪满军官的房子。稍事休息，即到东北局办公地点，会见彭真、林枫、肖劲光、伍修权、叶季壮等。彭真向我谈了作战方针和任务，主要是依靠关内来的1万干部、11万部队，配合苏军占领东北，保住沈阳，拒敌于山海关内。要我带来的部队进驻沈阳，一面扩大部队，一面保卫沈阳。

到沈阳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已经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我和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总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

同时成立东北局，书记彭真，组织部长林枫。

那时东北形势还很混乱。我们进入沈阳时，街上不时有枪声，我们便配合苏联红军维持市内治安。在沈阳，日本关

东军多年积存大量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的仓库，被苏军打开，给群众发放粮食和被服，在混乱中，也有人边拿边抢。当时东北的群众处于极端饥寒贫困之中，大量开仓，大家难免连拿带抢，一片忙乱。

我到沈阳带去两个团，扩编成两个旅：保安一旅和保安三旅。因为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只承认蒋介石为合法政府，拒绝以八路军名义进入大城市，故用保安旅名义。后来又扩大组织了矿工编入部队，这些矿工都是被日军从关内抓去东北的劳工，其中许多是冀中人，他们热切盼望冀中部队到来，踊跃参加。

到沈阳不久，即收编高尚斌的伪匪杂牌军二三千人为保安二旅。高尚斌系东北军旧部，被委任为保安二旅旅长。我派李英武带20多名干部去做政治工作，掌握部队。当我军撤出沈阳时，二旅只带出四五百人，当即缴械遣散。

为扩大部队培养干部，成立了军官学校，接收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我兼校长，周桓任政委，徐鹏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徐鹏南原系伪满军校副校长兼教育长，我到沈阳后，根据东北局指示接见了，争取他为我们工作。还有不少东北军旧部找我联系，要求参加工作。

在沈阳住了1个多月时间，工作异常紧张忙乱，连续外出：到北陵、东陵看飞机场，准备接收和布置部队驻守；到本溪、抚顺，了解日军在冀中抓来的壮丁当矿工的情况，准备吸收扩大部队；到辽阳，看日军仓库，接收日军枪、炮等武器；到鞍山，了解逃散日军情况；和李天佑一起到营口，了解国民党军队准备从营口登陆情况，计划在营口阻击；察看辽南地形，准备国民党军队如在营口登陆，在辽南阻止其进攻沈阳。

11月下旬，因为苏军履行条约义务，决定把沈阳交给国民党，为此我军被迫撤出沈阳。为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在铁西召开会议，由彭真主持，决定成立东、西、南、北满4个分局和军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力求控制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南满有陈云、肖华；东满有周保中、林枫；北满有高岗、张闻天；西满有李富春、我和张平化。西满军区同时决定任命邓华为辽宁军区司令员，陶铸为政委；倪志亮为辽北军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曹里怀为洮东军区司令员，郭峰为副政委。另外，组织了以张荣为书记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专做蒙古工作。

在 西 满

我带保一旅和一个警卫连改编的特务团，和李富春、张平化一起离开沈阳，经法库到郑家屯，建立西满分局和军区，开辟西满根据地，并准备逐步向白城子、齐齐哈尔方面推进。保三旅已随东北局从沈阳向东撤退。保一旅离沈阳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师长马仁兴，留在法库归邓华、陶铸指挥。

西满分局第一次会议是在郑家屯召开的，主要内容是划分地区，划分四个省：辽西、嫩江、北安、新蒙。并决定进行土地改革、除奸反霸、肃清土匪伪军。这次会议有李富春、我、张平化、倪志亮、郭述申、杨易辰等参加。会后部队就逐步向白城子、齐齐哈尔北上，一边走一边同国民党委任的汉奸、伪军、土匪等散兵游勇连续作战，发动群众，清匪除霸；一边扩大部队。

西满地区，主要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洮安、

开鲁、阜新、双辽、扶余、乌兰浩特和齐齐哈尔及其以北的北安、黑河等地。人口大约有 770 万。西北贯穿小兴安岭，北安至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以东为盆地，法库至北安是平原地带，齐齐哈尔以北是大波浪起伏地。

西满分局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经请示东北局，成立了西满清算动员委员会。分局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算运动的指示》，指出争取东北的当前急务，就是要放手发动东北人民，以东北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彻底地摧毁日伪统治，同时也就是削弱与国民党顽固派结合的社会基础。发动东北人民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就要广泛地发动各地人民进行反日伪统治清算运动，从清算日伪的公产、公款到清算借日伪政治经济势力作恶、发财，为人民所痛恨的日伪战犯、汉奸、特务分子。运动中可以环绕解决组织人民、建立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武装、解决财经诸问题。要使清算运动成为各地城市与乡村的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的广大群众运动。

按照西满分局的指示，西满地区纷纷开展了群众性的清算运动。在清算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贫民会，加强了政权建设，发展了党的组织。

日本投降后，西满地区土匪甚多，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建设。当时，仅嫩江、黑龙江地区的土匪即有光复军第三军，部下辖 7 个旅，约有 18000 余人，活动在黑龙江、嫩江各地。如林甸县城内驻光复匪团长林绍林部及卢仙舟旅一部，共 400 余人；富裕县城内驻有光复匪军东霸天旅部，约有百余人，另有二三百人驻城西雅州、龙安桥一带；光复匪军尚其悦残部约二三百人，驻齐市长沟屯，附近有青龙部二三百人；林甸、富裕和齐市东部集结的土匪，报

字有“老客”、“登山好”、“四海”、“新中华”等。嫩江县城苏军撤出后，为光复匪军关作舟（伪满军官）部所占，共1000余人，内有日军100余人，伪满军300人。讷河东南之山头，有匪和红枪会数百人，为光复匪军邢宪章（伪满拉哈街长）之残部。

这些土匪是蒋介石的别动队。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土匪收编成所谓“先遣队”、“挺进军”、“忠义救国军”。土匪头子都是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伪军官，他们都被接收大员委任为团长、旅长、军长等职。这些人欺压百姓，抢劫勒索，甚至比日伪统治时期更加残暴。

坚决彻底消灭土匪，是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首要条件。西满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在西满分局的领导下，获得了重大战果。从1945年12月开始，我军经过3个月的剿匪斗争，先后解放了甘南、讷河、嫩江，泰来、龙江、景星、富裕、林甸、布西等县城，消灭了匪军半数以上。1946年4月下旬，为了全歼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匪军，成立了指挥部，由倪志亮任指挥，王明贵任副指挥，刘锡五任政委，郭述申任副政委。指挥部设在昂昂溪。4月24日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市，歼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活捉了光复匪军旅长张佰藩。

1945年底，黄克诚率新四军主力到东北，经锦州、义县到阜新。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阜新，他率新四军八旅及3个特务团北进，消灭了驻通辽城内的伪军，进驻通辽。新四军三师的十旅和独立旅仍驻在阜新、义县一带的农村。黄克诚进驻通辽后即到西满分局，把新四军三师师部与西满军区合并。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兼副政委。黄克诚到郑家屯西满军区工作后，我即于春节后去抚顺，到东北

局开会，并与张学思、周桓准备和国民党谈判。黄克诚是长征的老同志，带的老部队人多，战斗力强，能打硬仗。我感到他任副职不合适，于是向东北局建议，黄任司令员为宜。后经东北局研究同意，并要我到总部主管后勤运输。但黄克诚任司令员一直没有下令，我名义上仍是西满军区司令员，直到1947年三四月正式下令。我到总部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国民党军队进攻阜新时，林彪率山东部队的一、二两个师及新四军三师的七旅进到法库地区，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在法库境内。当我们途经法库时，曾遇到林彪、陶铸，谈到黄克诚部队和李运昌部队的改编问题。林彪主张把李运昌带的部队编掉，散布“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不满论调。因为李运昌部队去得早，人数多，新兵多，骨干少；黄克诚部队到得晚，未能大量补充新武器及新兵，老兵多，骨干强，是客观情况。李富春和我的意见，两个部队应该混编，团结互助，取长补短，争论最后没有结果。虽然没有采取编掉李运昌部队的办法，但也未能实现两部合编。

1946年2月，我到抚顺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我代表分局汇报了西满分局成立以来的工作。

当时林彪反对占领城市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单纯军事观点，留恋大城市。高岗的说法是：“要脱下皮鞋，穿上靰鞡，到农村去。”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如果不占领城市，饭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弹药也没有。如我们刚到郑家屯途经农村时就没饭吃，还得到日本开拓团那里找饭吃。我们当时吃饭、穿衣、扩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农民种棉无衣穿，种粮吃不上，甚至连碾磨都没有。但同时在

农村要发动群众，除奸、反霸、清匪，组织生产，解决群众生活。

我没有到齐齐哈尔工作。正式调离西满分局是在1946年八九月间。我认为西满分局执行政策没走多少弯路，工作是有计划地稳步前进。西满地区当时是很重要的，是通向关里的一个大门，输送干部、来往部队、铁路运输都要经过这里。

在 哈 尔 滨

梅河口会议之后，我随东北局到吉林住了二三日。这时周保中部打下了长春，于是东北局又转移到了长春。支援四平作战，我已负责管后勤运输，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彭真告我附带察看长春周围地形，准备林彪、罗荣桓回来时汇报。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来电，要马仁兴和万毅带部队去保卫四平。四平固守以后，虽然撤退了，却杀伤敌20000多，我伤亡8000多。国民党已无力再北进。国民党原以为我军只能打游击，不能正规作战，尤其不能守城，四平顽强固守，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再打了，蒋介石虽然再打，企图打至长春，但也焦虑无把握。

在四平战役中的具体打法，我总觉得很笨，不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而是短促突击，结果打到筋疲力尽，才仓皇撤退到哈尔滨，于是国民党兵不血刃又进占了长春和吉林。这是一战四平。第二次我们过江后收复吉林，绕过长春，又夺回了四平。第三次国民党反攻，我们又放弃了四平。第四次到1948年初才最后解放了四平，孤立了长春之敌，但师长马仁兴在战斗胜利结束时不幸牺牲。

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

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决定由我和谭政、张秀山（松江军区政委）带杨国夫的第七师和松江军区地方部队，成立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我任司令员，谭政任政委，张秀山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敌人进攻时掩护我方从哈尔滨撤退，并破坏铁路和炸毁松花江的两座大桥和桥头堡。

可是林彪没到哈尔滨而躲到阿城，给我发电报让我炸掉第一道松花江桥。林彪还命令我：如果敌人进攻，让我们带部队向东山里撤退（哈绥县以东）。第二道松花江桥也埋了炸药准备炸掉，后来虽然没炸，但对桥基损害很大。

6月初撤销了松花江司令部，我即回哈尔滨，仍做铁路工作。

林彪不久又回到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会议，这就是1946年夏季他提出部队要撤退到苏、朝边境，他把当时的东北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并向中央发了电报。当时我和郭述申、古大存等都不同意这个估计。我们认为当时东北形势还是很好的，因为当时东北划为9个省，有5个省在我们手里，铁路占一半，土地70%在我们这边，在我们控制下的人口有1/3（1000万人，南满4省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还不在于内），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国民党军队没有1个团以上的兵力不敢出动。后来党中央、毛主席的回电修改了他们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1946年8月间，我去齐齐哈尔西满军区交代工作。从哈尔滨出发，没走多远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一伙政治土匪，冲我们乘坐的轻油车猛烈袭击，把油桶给打漏了。子弹从头上穿过，警卫班长焦士魁当即带上两三个人机警地跳下火车，向高粱地里飞跑。敌人随即全力追赶，这样转移了敌人的目

标。司机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勇敢沉着，虽然轻油所剩无几，还是坚持开到了对青山车站。

车开动加速前进脱险后，我们才发现身旁俯首在座椅背上的警卫员傅景春已经中弹牺牲。我身边的毯子被打了好几个洞，当时就地掩埋了傅景春的遗体。不久前当地政府又重新整修了陵墓。

对青山是离开哈尔滨后的第一站，我们立即从哈尔滨路局要来一列装甲车。焦士魁他们跳车后，一口气跑到哈尔滨，下午又跟上装甲车赶到对青山站，接应我们继续前进到齐齐哈尔。完成工作后，回乘装甲车开往北安，途中又遇上土匪骑兵（马贼）袭击。经我用炮火、机枪还击，即被打得溃散逃窜。

当时，国民党收编奸特匪贼，遍地为患。

1946年7月底，秦诚至从沈阳来到哈尔滨。秦诚至原系我在东北讲武堂时同学，曾参加西安事变，思想倾向进步，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他来哈尔滨是探视负伤被俘的长春警备司令陈家珍。接到军调小组我方驻沈阳代表伍修权来电，东北局同意，给陈家珍送来药品并商谈释放问题。东北局指定我出面接谈，见面后秦诚至对我说：“必之，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你也可以走嘛！”秦诚至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患得患失，又有家小累赘。我说，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家属嘛！他也无话可说。在秦诚至留哈尔滨期间，我曾拿着城工部调查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录，指名问秦诚至关于一些东北军人的情况。据秦诚至说，绝大部分不带兵了，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挂个高参名义混饭吃。问到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秦诚至说周福成到缅甸作战贪污了不少金条，存在香港，周福成又是陈诚的同学，跟国民党是跟定了的。关于秦诚至